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王大姑

嶧陽西南，鄰豐沛諸境，台兒莊當其衝。莊有巨族王氏，所居比櫛。王叟某，老夫婦生子女各一。子名懋修，廩膳生，常遠就臬比，坐博菽水，攻舉業。女名大姑，貌楚楚，性敏慧，幼讀曹娥龐娥諸列傳，未嘗不掩卷而泣也。適某生，素患瘵，結縲甫半年，女三割臂上肉，不能救其死；思以身殉，又恐傷親心。然夫家又赤貧，且無人。女兄懋修遂迎之歸，謂女曰：「兄不克昕夕侍二老，即煩吾妹代兄職。」女曰：「諾。」定省溫清之善，直釵而弁也。族無遐邇皆賢之。是年夏，捻賊將至，風鶴宵警，鬼車夜號。叟本王氏族長，呼眾遠遷，各戶咸營營於輜重。女進謀曰：「倉猝出奔，全賴牛車代步，載人行猶速，兼物行則滯，遇賊必因物喪命，不遇賊亦必為宵小覬覦。重物輕人，誠非良算。計不若掘地藏物，單車載人，可望出虎口，而登樂土耳。」眾思其言良善，即如所謀，舉族以行。

老稚約百餘口，甫出莊□里，猝遇賊於途，遍搜括無攜帶，然服飾面目，均非藜藿者流。大呼曰：「狡哉偷也！家資匿何所？不自首獻者，斬無赦！」眾皆戰慄，面色死灰，崩角無一語。女含笑下車，襖衽而前曰：「大王無怒，若皆農家子，非善於語言者。我即彼族司管鑰人也，黃白豈無，窖藏誠有，彼大樹蔥籠，廬舍翳如者，是所居耳。如從我往，一一指示，□萬金咄嗟辦。否則駢死荒郊，於大王毫無禪益。」捻大喜，賞其慧美，信其懇篤，乃舍眾而隨女以行。女慨然導，略反顧，以目示眾，令遁，眾始免脫焉。

從行里許，至一極大村，詭云己宅，內外闐如，破鍵入，延賊坐廳事。女拾地下蒲葵扇，且搖且語曰：「大王等長途跋涉，馬足奔馳，饑渴甚矣。且少憩納涼，待我詣內煮茗，略盡東道誼。然而具畚鍤，先掘我家，再掘他家也。」賊笑領之。以為孱弱息，固已甕繫釜魚，尚何外逸？解衣裸體，歌嘯縱橫。久之，日將墮崦嵫，淪茗人仍不出，奔內搜閱，賊大駭，蓋女已掛樑上，體冰而僵矣。賊惡其誑已，思淫其屍。甫解下，一賊大呼倒地，視腦後若有錐擊，頃刻斃。虎狼之徒，亦知貞烈不可犯，羅拜而去。

女兄懋修，時正解館歸，途聞台兒莊有王姓女子捨身全親族事，生大哭，曰：「必我妹也！」至避難處，則家人已舁女屍回，親與族圍之哭。哀訊所以，始悉始末。生枕股大慟，曰：「苦吾妹矣！」既而躍起，大笑曰：「吾有妹矣！舍一己命，全二老命，且全合族命，鬚眉已難，矧巾幗乎？無怪當日讀《烈女傳》，淚隨聲墮，蓋生有至性也。節且孝，烈且智，舍吾妹，誰能兼之？嗚呼！」

懷儂氏曰：以王氏合族百餘人，猝遇賊氛，何不一戰畢命？其所以束手待斃者，視賊如虎狼耳。而大姑視之，直犬彘不若矣。姑之節也可哭，孝也可敬，烈也可悲，智也可喜，賊之癡也可笑。